齐鲁晚报 齐鲁晚报

卢俊卿的政商之道

文/片 本报记者 任鹏

◀陷入舆论风暴的世界杰出华商协会，目前运作正常。

8月25日下午4点半，卢俊卿仍然没有迈进占据北京苏州街大恒科技大厦5楼整个楼层的世界杰出华商协会的办公室。

前台小姐说：卢主席没有上班。

这位有着“世界级”头衔的主席和他的协会，正不可避免地陷入汹涌的舆论风暴中。

记者连日来调查发现，屡被指责作假的世界杰出华商协会，还有另外一种隐蔽的运作方式：发展大大小小、不同类型的行业协会(商会)。缴纳十几万到几十万元不等的费用，企业和负责人即可成为行业协会的会长单位和会长。

这些或强或弱的行业协会，几乎复制了世界杰出华商协会的某些运作方式。

就像是一棵大树下面细微而繁杂的根须，这些隶属于世界杰出华商协会的行业协会在地下土壤中肆意四散。

卢俊卿的赢利模式了然清晰：利用退休高官、社会名流、世界级协会与全球性的奖项，织就一个巨大耀眼的光环，然后许以商业机会、政治人脉资源，吸引有需求的企业交费入会，从而完成流畅的“会议经济”。

其背后，闪烁的是权力的魅影。跟随与仰视的，不仅是企业家对政商名流光环的渴望，还有借助所谓的政治资源实现政商互通的期冀。

而这一切，正是种出“卢美美”们的土壤。

“打着他们的旗号，在省里也没人理”

“打着他们的旗号，在省里也没人理。”8月24日，广西的程先生越来越感觉到，10万元钱花得有些不值了。

程先生是世界杰出华商协会一家行业协会的会长，同时，也是一家企业的负责人。

“2007年，世界杰出华商协会的业务员联系我很长时间，说可以成立行业协会，张口要50万，可以先交10万，让转账给他们。”程先生与对方素未谋面，当然不会贸然汇款，他亲自去了一趟北京。

交钱、参加第三届世界杰出华商大会之后，程先生便成为会长，他的企业自然是行业协会会长单位。

这个协会，只是世界杰出华商协会众多行业协会中的一个。

“有一个事实很清楚，世界杰出华商协会下面有很多行业协会，像煤炭行业分会等。他们的网上很少出现这些行业协会，为什么没挂上？因为行业协会是收大量费用的。我们了解的是，会长每年交20万到25万元。”国内艺术界知名人士、知情者方先生向本报记者介绍说。

方先生曾与华商协会会员有过接触：他的一位挚友是世界杰出华商协会副会长，另外两位朋友身兼行业协会会长之职。

随后，方先生委托经纪人给本报记者发来了世界杰出华商协会两个行业协会会长的手机号码。记者分别拨打电话核实，确认他们的身份无疑。

行业协会大量存在的事实，得到了世界杰出华商协会一位在职员工的确认。

8月25日晚8点，本报记者联系上了这位在职员工小美(化名)，她是协会的一名业务人员。

“世界杰出华商协会有很多这样的行业协会，除此之外，还有不少区域商会。”小美向本报记者透露。

世界杰出华商协会网站“协会概况”一栏中，组织结构图最低层的组织里，便标有“行业华商会”和“区域华商会”。

本报记者查询了解到，世界杰出华商协会的相关信息显示，分支机构有8家行业商会，名称及会长姓名、职务一目了然，并注明这只是部分名单。

其中，印刷及设备器材商会、职业安全健康行业商会会长职务，分别由正部级、副部级退休高官担任。国际科技企业商会的会长，则是联合国某司一位原司长。

本报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世界杰出华商协会设立的行业协会(商会)至少有15家，涉及多个行业，甚至美容美发化妆品也有行业协会。

行业协会间也有强弱之分，像世界杰出华商石油行业协会和珠宝企业家协会都建有自己的网站。

“2007年、2009年这两年是行业协会快速扩张期，那时候，卢俊卿一口气成立了多家行业协会。不过，想成为行业协会会长、副会长，当然不是看企业实力，而是要交纳十几万到几十万元不等的费用。”一位知情人士向本报记者介绍。

卢俊卿一直在不同场合宣称，世界杰出华商协会是以华商500强为核心、以华人亿万富翁为主体的全球性华商组织。但本报记者查询多家企业注册信息却发现，部分行业协会会长单位企业，只是注册资金不足千万的中小型民营企业，其中注册资金最少的只有50万元。

“直说吧，协会对企业来说也是个桥梁”

在某些方面，行业协会的运作，复制了世界杰出华商协会的方式。

“行业协会也是通过拉会员交费入会、搞行业评比发奖、给企业做广告来赚钱的。”一位接近行业协会的知情人向本报记者表示，“赚的这些钱，究竟是交给行业协会还是世界杰出华商协会，这就不好说了。”

8月24日，记者联系到了一家行业协会的业务人员。这位业务人员介绍说，协会会员每年要交会费，最低会员每年1000元。最基础的回报是公司企业标志会在协会网站上出现，这也是一种广告推广。此外，协会每年都有相关比赛、活动，会员企业要参与的话，不管是赞助还是冠名，都会有优惠。”

“直说吧，协会对企业来说也是个桥梁。协会开年会时，有可能和不少领导碰碰面，也是一个机会。”

石油行业协会资料显示，会员入会费标准分为六类：海外分会年费10万元，常务副会长单位年费是5万元。价格最低的是会员单位，年费2000元。

广告也是行业协会的利润来源。石油行业协会网站上，醒目位置挂着四家企业的广告，其中两家，一个是化工企业，另一家经营沥青设备。而珠宝企业家网站的链接，几乎全都是珠宝经销企业网站。

“协会经常搞一些评选，比如十大杰出企业、创新性企业等，不过都不是免费的。”一家行业协会会员企业向记者介绍说。

一家行业协会以协会和会长名义推荐了“会长首推级高科技产品”，称已获得协会认定。有意思的是，记者核实确定，生产这两类产品的，正是该行业协会会长自己办的企业。

“没想到场面这么大，一下子就把我们镇住了”

与吴征打嘴仗、坚称杨澜曾答应担任中非希望工程共同主席的卢俊卿，终于以世界杰出华商协会的名义向杨澜等三位人士表示歉意。

8月26日，世界杰出华商协会发布公告称：经反复查找，均未查到杨澜等另外三位确认回执，无论什么原因，都向他们表示歉意。

公告同时更正了世界杰出华商协会一直引以为豪的两位“联合国高官”的身份问题。其中称，2010年就已知甘巴里不再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由于内部未能通知全员，导致之后仍出现错误介绍。但对于“联合国非政府组织秘书长达旗·哈马德”的错误身份，公告未作解释。

退休高官、国际组织高官、社会各界名流，正是环绕在卢俊卿和他的世界杰出华商协会头上最耀目的光环。

8月22日之前，世界杰出华商协会网站上，还能看到一份100多人的庞大领导顾问名单。七位总主席、名誉主席中，除了泰国前副总理披尼，其余六位有三位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另外三位则为全国政协原副主席。

但这份“豪华阵容”的名单，此后却奇怪地消失了，“主要领导”中只剩下披尼和卢俊卿。

连日来，记者一直试图联系卢俊卿核实这一疑问，但截至发稿，卢俊卿并未给出回应。

“参加华商大会的有前国家高层领导人，还有联合国副秘书长，主持人是凤凰卫视的吴小莉。没想到场面这么大，一下子就把我们镇住了。”8月23日，曾在去年参加第六届世界杰出华商大会的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马头山野猪养殖场负责人何少文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当时比较激动。”

接到邀请时，何少文特意去镇政府找明白人询问。“镇政府有不少人都没去过人民大会堂，他们见这个协会有这么多领导当主席，和我说，这是好事啊。”

回到老家后，瓶窑镇政府通讯员在当地媒体上发稿称，“他想不到，瓶窑一个满身猪圈味的普通农民，竟然能出席巨商云集的第六届世界杰出华商大会。近日，(何少文)与浙商巨头鲁冠球、宗庆后等一道赴京，并且和来自国内和世界各地的3000多名政商名流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为期三天的会议，受到中央领导的亲切接见……”

见多识广的柳州沃能环保节能科技推广中心负责人陈晋梁告诉记者，看到世界杰出华商协会宣传材料中的领导人和名人，之前甚至以为协会是半官方性质，“他们的业务员曾和我说，协会是政府办的。”

2011年4月21日召开的第七届世界杰出华商大会似乎能印证这样的想法：两位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一位全国政协原副主席与泰国前副总理、泰中文化经济协会会长披尼参加大会。

“他们说拿100多万，能把更高层领导请出来，我听着就不是滋味。”陈晋梁说。

陈晋梁的怀疑并不错。

记者了解到，2001年，中办、国办曾下发《关于进一步精简会议和文件的意见》规定：各地区、各部门举行的会议活动，确需邀请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出席的，要严格按照规定，经各地区、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把关后，送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审核报批。

很显然，这一规定只是对邀请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进行限制。全国人大、全国政协的正职领导人也都属于“党中央领导同志”序列，但全国人大、全国政协的副职领导人，尤其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的人大、政协副职领导人，属于“副国家级”领导人，也就成为各类会议争相邀请的对象了。

这也就是各类会议、活动能够运作的最高级别的领导人了。

活跃在人民大会堂、钓鱼台国宾馆的卢俊卿曾声称：为了让企业家多捐钱、让非洲相关驻华大使、中国前驻非洲大使为工程出谋划策，每次都是在钓鱼台国宾馆宴请他们。

记者注意到，卢俊卿举行华商大会等活动及晚宴所选择的场所，颇有玄机。

人民大会堂、钓鱼台国宾馆——这两座对很多公众来说带有严肃的行政色彩、具有政治符号意味的标志性场所，殊不知，在这两大场所开会、吃饭，只要有介绍信或申请，就可轻松搞定。

而在世界杰出华商协会网站“友好往来”一栏中，贴满了协会主要负责人与世界各国大小政要的合影。

这样的世界杰出华商协会，对地方政府来说，既是一种震撼，更是一种诱惑。

几年来，世界杰出华商协会多名高层领导人频频带队前往多个地市进行商务考察，洽谈投资项目。而接待考察团的，多是常务、常委级别的地方领导，甚至有当地政府一把手亲自带领几个副职负责人欢迎。

“地方政府看重的是考察团潜在的投资实力，从地方招商引资角度考虑，才会如此重视。”一位知情人士向记者介绍说。

而记者查询了解，这样的考察此后几乎就没了下文，洽谈时眼看就会落地的项目，更是没有了消息。

另一个事实则是：《半月谈》网站曾刊文称，该刊记者与有关领导秘书核实，部分高级领导挂名世界杰出华商协会一事并非被盗用，而是确有其事。

“你只有通过看门人，才能进到皇宫里面不是？”

“这两天我正准备去照相馆，打算把我和联合国副秘书长甘巴里，还有卢俊卿的合影放大了，挂在养猪场的办公室里呢。”8月23日，何少文对记者说，“如果让他们安排合影的话，得交一万多元钱呢。”

去年从人民大会堂参加活动回来后，何少文就把合影洗出来，挂在家里。

记者采访过的多个不同级别的世界杰出华商协会会员，无不是把自己与退休高官甚至国外退休领导人的合影，摆放在办公室、办公桌的醒目位置。在这些企业网站上，他们与领导人的握手照也都在显著位置。

“单独和领导人合影2万至3万元，在华商大会上发言，一个小时费用2万元。”与何少文一同参加华商大会的辽宁一家管业公司的负责人陈志强介绍。

陈晋梁告诉本报记者，世界杰出华商大会唯一吸引自己的，就是华商协会承诺的商业机会和人脉资源。

“我的企业在柳州做得再大，不也是走不出柳州、走不进全国的大城市吗？”但是，当他兴冲冲地赶到北京参加完杰出华商大会后，不仅失望，更觉得愤怒：“根本没有效果，就是做做样子而已。”

“当时华商协会业务员为了说服我，给我讲了一个例子。说是一家企业的房地产项目当地政府不让搞，后来卢俊卿利用自己在政界的关系，给那家企业牵线搭桥，最后就成了。据说花了100多万。”何少文最初也是冲着商业机会去的北京，但“除了开会、吃饭，也没什么成效”。

他一直觉得，那个故事有些玄乎。

一家行业协会的会长向记者表示，说白了，世界杰出华商协会其实就是用手里所谓的政治资源来诱惑企业。企业人会看中的就是这种官场人脉。“在现实环境下做企业，政商人脉确实有着非比寻常的重要性。许多人得到了实惠，只要有政商人脉，何愁企业不会发展？”

“政界和商界的界限，本来就不太清晰。”小美告诉记者，企业想得到一些商业机会与人脉资源，这是协会之前说的。民营小企业在国内发展非常艰难，不仅缺少商业机会，在投融资方面也有很多困难。

商业机会、政界人脉、商界大佬、人民大会堂、钓鱼台国宾馆，世界杰出华商协会所营造的丰富豪华的光环，足以让企业家们感到刺眼。

一位副理事长单位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亲眼见到一位企业家去人民大会堂卫生间时不断感慨：“人民大会堂的厕所啊，就是比外面的好。”

“企业往往会把卢俊卿的世界杰出华商协会当做皇宫的看门人一样，你只有通过看门人，才能进到皇宫里面不是？”陈晋梁做出了这样一个比喻。

世界杰出华商协会组织结构截图

“你说他厉害不厉害？”

——一位养殖场场主两次赴会经历

本报记者 任鹏

“这次他们要是不要钱的话，我就去参加。”说完这句话，何少文放松地大笑起来。

何少文在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马头山开办了一家野猪养殖场，在当地小有名气。作为世界杰出华商协会副理事长单位，去年和今年，他都接受邀请，上北京参加世界杰出华商协会的活动，但两次经历让56岁的何少文看不明白：这社会咋能这样呢？

大把的钱花出去，直到去人民大会堂开会时，心里才平衡一些

经不住世界杰出华商协会业务员两个多月软磨硬泡，2010年8月15日，何少文坐飞机去了北京。

办野猪养殖场的何少文如何能被世界杰出华商协会看上？这和何少文的经历有关系。

从2002年开始养殖野猪，八年时间，何少文的养殖场成为全国最大的苗猪供应基地，年繁殖能力近1000头，出售范围覆盖大半个中国。中央电视台七套《致富经》栏目、《科技苑》栏目为何少文做了专题报道，他还成为《致富经》推荐的“央视致富榜样”人选。

“可能因为我上电视出名了吧？”何少文有些自嘲，“他们说，会在人民大会堂开会，交3600元可成为协会的副理事长单位，我想想，反正去北京住宾馆也得花不少钱，就去了。”

开会前报到时，何少文被要求交3600元会务费，但他没想到的是，吃饭，住宿还要再交钱。“宾馆一晚上好几百，早餐更夸张，要80元啊！”

大把的钱花出去，何少文很心疼，直到他去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开会时，心里才平衡一些。

“几位退休高官都到会场了，鲁冠球，宗庆后坐在前面，那么多名流，很有档次。”何少文记得，卢俊卿的讲话头头是道，主题是“幸福与企业”。

会后，参会者参观了鸟巢、水立方。

第二天晚上，更让何少文和其他参会者感到了场面。

“当时见到了联合国副秘书长甘巴里、泰国前副总理披尼，还和卢俊卿合影了。”何少文说。

记者随后告诉何少文，甘巴里当时已经不是联合国副秘书长了。

“哈哈，还能有这种事？”何少文听后沉默半晌。

和何少文坐在一起的，是河南商丘一个煤矿的老板，他很羡慕卢俊卿能请到这么多领导和名人。

“卢俊卿能和那么多领导人合影，你说他厉害不厉害？”何少文反问记者。

在北京住了三个晚上，会务费3600元、加上来回1600元的飞机票和住宿、吃饭的费用，何少文花了一万多元。

“花了这么多钱，开会就给了一个牌牌。”

“我说，你放屁”

今年7月份，何少文再次接到了世界杰出华商协会业务员的电话，邀请他去北京参加华商协会举办的儒商大讲坛活动。

有了上次的经历，何少文这次干脆拒绝了。没想到，对方一句话又让他动心了。

“开始说一分钱不要，还可以让我和养殖大户聊聊，介绍业务什么的。”听说能拓展业务，何少文还是决定去。

7月15日晚上9点多，接站的人把何少文接到了北京会议中心，而不是之前说好的钓鱼台国宾馆。

更让何少文愤怒的是，需要交2900元住宿费。

“我当时就急了，要是住宿花钱，我干吗不自己去找个便宜的旅馆住啊？”

最后，何少文还是不得不住在高档的北京会议中心。

“我为什么要住？都晚上十点了，那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我也没别的地方住啊。”

隔了一年，在这次儒商大讲坛上，卢俊卿仍然讲着去年已经讲过一遍的“幸福与企业”。

“第二天，碰到几个成都的搞农业的，但是也只是交流一下，人家不搞养殖，哪有什么业务啊？”何少文说，“倒是有几个石家庄、内蒙古的亿万企业老板诉苦说，他们就是骗钱的。”

住了两个晚上，在何少文的要求下，他拿到了500元的退款，两天花费了2400元。

“我这次真是被他们骗得太傻了。”

最近几天，一直联系何少文的业务员秦玉(音)又打电话给他，让何少文帮忙介绍客户，并称今年的入会门槛提高了，资产5000万以上的企业才能加入。而去年，何少文的资产在在1000万左右。

何少文质问秦玉，当初承诺的业务关系在哪呢？秦玉说，是因为何少文当时走得太急了，没有机会介绍。

“我说，你放屁！”何少文在电话里急了。

(上接B08版)

但在很多网民看来，官方试图塑造、宣传这种英雄人物的方式已经落伍。网友“atii00”说，“别人都没了孩子，还要硬安一个‘忍痛守岗’的楷模事迹，是要别人都这样‘卖命’地工作吗？”对这一问题，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系教授展江评价说，典型人物报道应更具人文关怀，更能反映人的真情实感，让大众感受到，这是生活在大家身边和大家一样有血有肉的普通人，这样才能被大家接受。

在赖宁像搬迁引来巨大争议的同时，8月6日，苏州木渎镇灵岩山下，一个女孩为暴雨中的残疾乞丐撑伞挡雨，被摄影爱好者拍下。这组照片发布于网络后引发网民追捧。撑伞女孩被赞为“仙女”，甚至有网友称，“娶妻当娶撑伞仙女。”

就连苏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文明办主任缪学为也对撑伞女孩予以高度评价：“这位女孩的凡人善举，朴实无华却闪耀至真至善的人性光辉，传递着至深至纯的道德力量，感动了这座城市。”

但在民众更喜欢“有血有肉”人物形象的时候，是否代表赖宁等人所代表的精神已经过时？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专家一致否定。

青少年研究专家、最早采访赖宁事迹的孙云晓，首先强调了赖宁的故事是真实的，“我觉得他身上有属于那个时代的特殊精神。当时改革开放刚满10年，社会正在形成一种新的价值观和视野，在这种氛围下出生成长的孩子，自然拥有不同的精神面貌。”

孙云晓对赖宁像撤走有理性的认识，他表示这说明时代在变迁，中国正在形成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具体到赖宁的事迹，我认为现在一些人更喜欢‘去神圣化’，对于崇高的东西都怀疑、不相信，最后怀疑一切，然后又抱怨说没有信仰，迷失在物质中。”

但赖宁并不像其他英雄一样完美无瑕。孙云晓在写赖宁的书里有这样一句话：“他是英雄，也是孩子。”赖宁下葬那天，母亲为他做的最后一件事是替他赔偿了一块打破的窗玻璃，在坟前把买玻璃的发票给烧了。

处在当下，孙云晓如果和现在的孩子谈赖宁，“我会告诉每一个孩子，不去学习上山救火，要学习赖宁的远大志向、勇于探索。”他个人认为，赖宁身上的这些优秀品质，恰恰也是很多生于当代的青少年缺乏的。因此，今天应该重新去认识和学习赖宁，而不是简单地否定，这样对历史人物和后代子孙都不公平。

教育部山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课程研究中心教授张茂聪认为，人需要有善心、爱心、道德心，不管在什么样的社会条件下，赖宁精神中所蕴含的道德价值，都应该得到倡导。

而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被称为“布鲁塞尔第一公民”的小男孩于廉的雕像一直矗立在市中心的埃杜弗小巷内。这个名叫于廉的小男孩发现正在燃烧的导火索，急中生智，立刻撒泡尿将导火索浇灭，使布鲁塞尔市免于爆炸之难，但小于廉却中弹身亡。

新华网评论员王传涛称，从这尊撒尿小男孩的铜像身上，能看出布鲁塞尔人对待英雄的态度远远胜过我们，“城市的历史与传统，在这尊雕像上得到了升华，这至少说明比利时人没有忘记历史，没有忘记英雄。雕像存在的目的也正在于此。”

赖宁像去留引发的争议中，赖宁的父母赖正纲和黄和榕一度置身其外。如今，他们正在四川绵阳安度晚年，带两岁的外孙女。在他们所住的小区里，很少有人知道，他们是“少年英雄”赖宁的父母。对于外孙女，赖正纲说，他不会刻意用赖宁的事迹去教育她，一切都顺其自然。

2009年，作为“少年英雄”赖宁的父母，赖正纲夫妇曾接到通知到北京参加“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活动，因为要带外孙女，两人婉拒了。

时隔23年后，因为赖宁像风波，夫妇俩的平静生活被打乱了。在接受《成都商报》采访时，黄和榕称，英雄是时代的需要，历史是最好的见证。

“我宁愿要个平凡的儿子，也不要个影响几代人的英雄。”这位母亲同时也说了这句话。对于夫妻俩而言，只有老家石棉县，是个让他们怀念的地方，他们在那里工作了25年；儿子赖宁，也长眠在那里。